

□ 杨少波

2018年当地时间1月23日晚,希腊寰宇文化中心(Hellenic Cosmos Cultural Center)剧场,中国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舞剧《遇见大运河》在此上演,这是《遇见大运河》世界巡演的第131场。

历史,血在写,墨在写,水也在写。

如梦如幻的灯光、行云流水的动作、跌宕起伏的剧情……演员们用舞蹈和戏剧的艺术演绎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一部历史与未来相结合、自然与大爱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史诗大剧。

站在古希腊科林斯运河边的古代神庙遗址上,《遇见大运河》总导演崔巍说:“站在这里,感到身心俱融入自然,又平静、又宽阔。中国的大运河有三千多公里长,科林斯运河虽然很短,但它是世界上开凿最深的运河。这两个运河的奇迹都是人类的伟大创造。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就像我们这个剧一样,人民用生命创造了历史,同样,今天的我们也在谱写着新的历史。我希望通过‘大运河’——在中希两个文明古国之间架起一座文化的桥梁,续写新的篇章。”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人皮日休的诗句,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大运河在历史盛衰兴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历经千年的大运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宽阔的河道,中华民族数千年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生命历史,已经成为大运河每一滴水的永恒记忆。

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在致辞中说:“《遇见大运河》的演出将把中希文化交流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也拉开了2018年中希两国文化交流的大幕。我们也在开掘一条连接两个伟大文明古国的大运河!”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文明都是淡水的大河文明:印度,恒河文明;巴

看，浩浩汤汤的文化大运河

——舞剧《遇见大运河》在希腊雅典上演



比伦,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文明;埃及,尼罗河文明;中国,黄河、长江文明。建立在咸水和海水之上的文明——古希腊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存在。《遇见大运河》来到希腊,来与古希腊的“科林斯运河”展开跨越万里千载的对话,是淡水文明对咸水文明的一次亲历造访,一次实地交流,一次跨越历史的不得已的时空阻隔而实现的“历史自觉”。这,也正是这次《遇见大运河》在希腊雅典——西方文明发源地和精神故乡上演的意义所在。

人潮滚滚东逝水,潮起潮落今又

回;西子湖边千江水,今夜浩荡到爱琴。开凿、繁荣、遗忘,又见运河,大运河渐渐从历史中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又绽放出青春的惊艳……全剧结束在彩纸礼花的纷纷扬扬中。剧场里,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希腊观众在剧院内外徘徊良久,不愿离去。

中希两国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舞蹈艺术——这一无需“翻译”的“世界性”语言,向中希两国观众传达了一个无需翻译的字眼——爱。从杭州到雅典,从西子湖边到爱琴海畔,《遇见大运河》以舞剧的形式,把东西方的人们、把交错于不同时空的

人们连接起来。它在人们的心灵大地上开凿了一条连接中国和希腊这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大运河”。

中国,自古以来以“万里长城”的象征图像为世人所知。长城,是马克思所说的以土地和农耕为基础的“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思维:防御、坚守、勇毅。“运河”——在马克思仙逝135年之后的今天,是五千年历史积淀深厚的大地继“长城”这个关键词之后,中华大地说向整个世界的第二个关键词。运河,是“小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生枝丫,是新的历史时期开辟的大道通衢。

长城,在千载之后,其“防御、坚守、勇毅”的功能,被运河以其“交流、兼济、融通”的新功能而平复、超越和涵容。从长城到运河,这两个词汇,中国走了数千年的道路。

在此意义上,《遇见大运河》在希腊雅典的演出,是一次以“水”为主题的历史事件。“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几乎就是一部对“交流、兼济、融通”的水之大德进行颂扬的“水之书”。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五千年文明史浸润的中华大地上的

周恩来之谜

□ 习 骅



周恩来迎风站立对群众讲话

套的问题,不管怎么回答都有文章可做:令尼克松本人和这位记者惊讶的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

做人,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承继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的德行,笃行中华文明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中华文明经历过五千年的打磨锤炼,守护着一个伟大民族的发生、发展和繁盛,沉郁而独特。而周恩来用一生把中国人的德行彰显到了极致,其特点有二:仁者爱人,推己及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前者散发着爱意,温暖世人;后者如水银泻地,明亮世界。他的特质其来有自,基础深厚。

家庭是一个人最初的、也是永远的学校。周恩来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学者型县官,浓郁的文化氛围氤氲着他的童年时光。他曾说他有三个母亲,生母、嗣母和乳母。生母和嗣母作为大家闺秀,饱读诗书,早早便教他修齐治平的道理。生母有一次中了大奖,竟然用奖金修了一条路,这件事在周恩来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烙印。乳母则是善良的穷人,时常带他到乡下玩,民众的痛苦和无助引起了他深深的同情。

还有一位女性也影响了他,就是他家的女仆。当周家家道中落,甚至没钱给她发薪水的时候,这位平常的乡下女人不离不弃,继续义务帮助这个家庭。周恩来对她满怀感恩,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写了一篇作文回忆她,说她“教会我大公无私”,他发誓将来要做所有穷人的仆人。

所以周恩来总能给人以爱和理解,并且极其自然而得体。

解放初期,北京市电话很少,

而且容易串线,经常有人把电话打到周恩来这里,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告诉对方:对不起,我不是谁谁谁,你是不是打错了?

1966年3月,春寒料峭,周恩来慰问邢台地震灾区群众,站在一个木箱上给大家讲话。当他发现群众是迎风站的,马上让大家整体向后转,自己迎风站立。

蒋经国那次对蔡省三评价周恩来,也是事出有因。当时蔡一连好几天在毛主席驻地门口徘徊,因为他很好奇,这位震撼世界的共产党领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周恩来发现了他,问蔡将军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蔡说明了来意,周恩来爽朗一笑,拉着他的手去见了毛主席。蔡省三向蒋经国报告了事情经过,感慨地说,没想到周先生这样理解我、信任我。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周恩来多次接见日本运动员,当知道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女士婚后无子,周恩来就请国内的医生帮助她治病,并且像自家长辈一样,嘱咐有了孩子一定要告诉他。周恩来去世的噩耗传来,松崎女士悲痛欲绝:周先生,我刚刚有了孩子,正准备告诉您呢……

如果需要,周恩来甚至可以拿生命诠释无私无我。1946年1月,他从延安飞重庆,结果飞机遇到严重险情,随时可能坠毁。机长命令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叶挺11岁的女儿小杨眉的座位上正好没有伞包,她急得直哭。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孩子穿上,并且轻声安慰她。这件事再次证明蒋经国确实了解他——连命都不要了,有这样装的吗?无怪乎尼克松在他的名著

穷亦兼济天下

□ 徐 佳

香似龙涎仍雪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糝羹。

美食家苏东坡的这首诗,读罢令人舌生津。

其中“金齑鲙”即是江南鲈鱼脍,如雪,且不作腥,谓之金齑玉脍,东南佳味”(明高濂《遵生八笺》)。

西晋张季鹰在洛,见秋风起,想起故乡这道鲈鱼脍的味道,便辞官归去。然而,即使这道千古留香的“金齑鲙”,在东坡眼里,也无法与自己的“东坡玉糝羹”相提并论。

只是所谓玉糝羹,究竟是何山珍海味,能得东坡如此青睐?
且看此诗诗题,题目较长,如同小序:《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

原来,这道美味的原材料竟然是山芋!是忽出新意的“过子”——苏轼小儿子苏过亲亲手烹制的。山芋,旧称山薯,迨宋英宗赵曙讳改称山芋,其实是后世的山药。

当时苏轼身在天涯海角的海南,担任他一生中最小的官职琼州别驾,被安置在昌化军(儋州),属于大宋最偏远的“远恶军州”。

苏轼父子因是流放之人,被逐出官舍,不得食官粮,只好以山药为主食,生活清苦。苏轼在写给友人的信里感叹:“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答程天侔书》)

“食无肉”让无肉不欢的东坡,不得不尝试吃熏鼠、烧蝙蝠等奇葩肉食,然而吃完全吐了,后来吃烤青蛙才勉强下咽。“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初闻蜜唧尝嘔吐,稍近蛤蜊缘习俗”(《闻子由瘦》)此时,估计他做梦都会梦到“贵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何止是肉,“北船不到米如珠”,连大米也吃不上,只能天天吃当地的主食山芋。

小儿子苏过陪伴在苏轼身边,看父亲日渐消瘦,又无可奈何,一日忽发奇

又一次出发。让我们怀着虔敬之心,让祖先身体的血脉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在疆域更为宽广的大地上奔涌得更为欢畅。人类是历史之心的体悟者和自觉者,是大地之魂的附体者和行动者。来自东方的水智慧,呼唤着世界的沟通,倡议着世界的相互涵容,谋求着世界更为健康、整体的未来。《遇见大运河》在21世纪的今天,也许正是处于复兴征程中的东方古国这一理念的艺术感性显现。

与希腊雅典卫城建造处于同一“轴心”时期的孔子,对所有与水相关的事物都十分喜爱。孔子喜爱、迷恋于所有巨大的水的聚合体。“子见大水必观”,孔子在水中凝视的目光,似乎可以在今天舞台上那些如水一样奔涌腾跃的年轻身体上得到跨越两千五百年的映照反光。

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师徒三人……被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期”的这几个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人类精神承载柱石,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甚少相互知晓。今天,中国,将以“水”的至善大德,以“水”的“交流、兼济、融通”的最大公约数,连接起这两千五百年前各自独立存在的人类精神承载柱石,以“兼济、兼善”的水之德性,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雄伟大厦。

另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也于2018年来到。中国在希腊雅典成立的“雅典中国文化中心”即将在2018年正式投入使用。这将是古老的“大运河”越过中华大地,迢迢奔涌到蓝色爱琴海畔的一次历史性“交流、兼济、融通”。这一具体文化机构的正式投入使用,将构建起一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水源的“文化大运河”。



想,用北方做羹的方法烹制山药,味道竟然让苏轼赞不绝口。

苏轼爱吃羹,苏诗中提到的羹不下十余种,比如在陕西吃到的西北风味羊肉羹,“秦烹有羊羹”(《次韵子由除日见寄》);在密州吃到海鲜特色的黄花鱼羹,“故人馈我玉叶羹”;在黄州寺庙里吃的荠菜羹,“强为僧舍煮山羹”(《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惠州边看书边吃的黎羹羹,“黎羹对书史”(《初秋寄子由》)。

在海南吃到儿子亲手烹制的山药羹,却是他一生最美味的食物,他兴致勃勃地写诗纪念,并取名为“东坡玉糝羹”。

苏轼居儋州,是戴罪之身,“不得署理官事”,然而东坡并未“一身道遥”,他目睹海南民生艰难、民智不启,不禁感叹大宋开科取士已逾百年,海南全岛竟无一进士。于是在自己的茅舍开馆授徒,没有书籍便自己编写教材,孜孜不倦,分文不收。方圆几百里的百姓纷纷把子弟送来,百姓穷苦,没有束脩,便送来自家酿造的酒。苏轼很开心,把教书茅舍命名为“载酒堂”,还写诗说“予瞻谪海南,寄傲古儋州。僇人喜见之,载酒从之游”。从此海南文教蔚然,数年之后,苏轼的学生便有进士及第者。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苏东坡却是“穷亦兼济天下”,在人生的最低谷,他却一边喝着山药粥,一边实践着自己的理想,用己之力造福百姓。《儋州县志》记下了这样一笔:“苏文忠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

元符三年(1100年)大赦,苏轼离开儋州北归,当地士民含泪相送,苏轼也深情写诗告别:“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别海南黎民表》)

这首离别诗也是如此真诚,一如东坡坦荡的襟怀,“知君不再见”,年近古稀,万里归去,今生与诸君不可能再见了。“我本儋耳人”却是视这个“蛮荒之地”为自己的故乡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如是说。